

夏天,去长白山看天池

毛汉民



去长白山看天池,是我多年来一个未竟的心愿,这次女儿高考结束后,我们想陪她去外面放松一下,第一时间就想到去天池。盛夏时节,南方大部分景区热浪滚滚,不适合旅游,处于长白山之巅的天池,此时凉爽宜人,该是最佳选择。

吉林的朋友,曾几次邀请我去天池,这次特意放下手头的工作一路陪伴。据朋友说,看天池还得凭运气,因为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,气候瞬息万变,时常云罩雾遮,有些人上了三次山,都没能看清天池的面容。那天上山时,不巧是个阴天,朋友说今天可能看不到天池,不如改天吧。我问女儿,女儿说上吧,不管了。

我们从山脚乘缆车上山,越往上,雾气越浓,到了山顶已是大雾弥漫,三五米之外不辨人面。我有些傻眼,看看身旁的女儿,似乎也面露失望之色。明明天池

人在兰州

江根梅

人在兰州,流连于别具特色的大街小巷,我所担心的语言障碍,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烟消云散。听兰州人说话格外亲切,总是让我想起故乡人所说的宁波老话,有时甚至有一种归乡路上得遇故人的惊喜。比如,问一个人干什么去,就说:“你组撒气呢(近似音,下同)?”发音跟宁波老话简直是异曲同工。

遍寻兰州的小吃,其中因为兰州方言,便使得一路的旅行,妙趣横生。一次吃油炒粉。粉端上来了,金黄诱人,引得我口水直流,可是店家却迟迟不给我递上勺子,这让我怎么吃啊?我只好一迭声催要勺子。店家走过来,操一口地道兰州话问我要什么,我说,给我一把勺子,连说带比画。店家点点头,朝里面喊:“佛佛子!”我纠正她,说:“什么佛佛子,我要勺子。”她朝我摆摆手,说:“你再不老胡佛!”稍后有人拿来勺子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“佛佛子”就是勺子或汤匙。

一边吃着,我一边跟店主闲聊。我说,店里人挺多,生意很好吧?她两手一摊,说:“我现在瓦不上光阴哪。”这一次我不敢接口,怕她笑话我不懂兰州话。于是我庄重地点点头,说:“那是,那是。”结果店主一听,不高兴了,拂袖而去,再不理我了。

出了店,找别人一打听,原来她说的是一句谦虚的话,意思是“我现在挣不到钱哪”。我因为不懂装懂,还说“那是,那是”,把人家气得够够,当然不理我了。

在兰州的日子里,我有一个发现。那就是,其实,兰州话通俗易懂,而且礼貌用语别具特色。见了长辈喊“爷”,中青年喊“姑舅”,同龄人呢,喊一声“师傅”,透着亲昵和尊敬。兰州方言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喜用叠字,名词后面常加一个“子”字,如把小口袋叫“抽抽子”,小木板叫“板板子”。形容词后面加“的”,红的叫“红丢丢的”,黄的叫“黄楞楞的”。兰州方言中“尕”字使用率极高,意思是小。比如形容一个老人在路边吃饭,就这么

近在咫尺,就是不容相见,难道我们运气真这么差?就这么在大雾中待了将近有大半个钟头,身边有人开始撤退。妻子揽着女儿说,要么我们也撤吧?没想女儿这时却摇摇头坚定地说:不,我要等。

既来之,则安之,我们索性席地而坐,说些闲话,等待云雾散去。就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不知不觉中似乎浓雾在消散,有风吹在脸上,冷飕飕的。忽然,远处听有人在喊:“出来了!快看!”人群在骚动,我们几个也“噌”一下子站起来,真的,远处东北角的云雾撕开了一个口子,露出一角幽蓝的水面。随着浓雾渐散,天池宛若一位从悠远的古代走来的幽谷处子,羞怯地缓缓揭开蒙在脸上的纱巾。湖水如此的明净深邃,静谧而神圣,峰影云朵静静地倒映其中,那纯蓝的天,离人特别近。周围16座山峰拱环着一池碧波,那些山峰几乎寸草不生,刀削斧斫一般,棱角分明,刚毅威武,有如天神护卫着天池这位圣洁的仙女。天啊!生在南国的我,何曾见过这般纤尘不染的高山仙境?回头看看身边的女儿,此时也是屏住呼吸,呆呆的,睁圆了眼睛。

没过多久,云团从山顶上一点点地洒染下来,湖面上云雾一丝丝地飘过,处子又开始拉上她蒙脸的面纱。一会工夫,山顶重新笼罩在云雾之中,这时大家才回过神来。呵!这惊鸿一瞥之间,让人仿佛如历梦境。

下山路上,我问女儿感觉如何,女儿痴痴地说:没想到有这样圣洁的美,真没白来。我想,这次天池之行,对女儿来说可能不仅仅是一次美的洗礼,也许对她还会有某种有意义的启示。

说:“尕老汉在路边吃得一个香啊!”另外就是,兰州人喜欢在后边加数量词“一个”,但这并不表示实际的数量,而是强调肯定。如问兰州人手里提着什么东西时,他们会说“洋芋一个”,“大米一个”等。

人生讲究际遇,在兰州小住期间,竟然巧遇一位远亲。时隔多年,我已记不起他,他却还认得我,大老远地跟我打招呼。经过我极其认真地对记忆的筛选,我终于记起了他。他请我吃牛肉面,进门就叫:“老板,来碗牛肉面,下个韭叶子!”

等面的工夫,他跟我闲聊。他说:“你那一天日子过得滋润得很哪,你给我说给一哈啊。你组得好,我天天哈组在这几挖光阴。我祝你事业满福,家庭满福。我儿子脸上的痘痘也满福。哪天捡个大钱包,拾个跌锅,我就跌到板上去了。”这番话我听得半懂不懂,只能装傻充愣,不懂装懂,连连点头。等他走了,我才打听明白,“满福”就是圆满的意思,“拾了个跌锅”意思是捡了个便宜。“跌到板上”表示正中下怀的意思。

离开兰州那天,我搞懂了一个词,“夯客”就是傻瓜的意思。我想了又想,好像在兰州的日子里,还没有谁这样说过我。不由地心中窃喜,想自己还算个聪明人。没想到离开兰州之时,因列车上人多,不小心碰了身边一位旅客一下。那位一点不客气,冲我吼一句:“沙姐!”让我心中极不舒服。想我眼睛很好,并没患什么沙眼啊。一路郁闷,忍不住向旁人打听。那人一听,一个劲地笑,并不解释。我冰雪聪明,立刻“明白”了,兰州话的“沙姐”,意思是傻姐!

兰州方言是那么的质朴,甚至有点可爱。就像兰州的人一样,绝对是典型的“西北独有”。

总第 5680 期 本版摄影 安澈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月

蓬莱行

张遐

先生10多年前就去过蓬莱,前些日子与朋友们相约前往,虽然路途遥远,但收获颇丰。

行程比我想的还要远,一路欢歌笑语,在山东栖霞下的高速。越是往北,天气就越是晴好。抵达蓬莱时路过张裕酒庄,一大片的灯火辉煌,像这种酒一样气度不凡。黑夜里潜入已有些安静的城市,高楼已看不真切,就感觉道路非常的宽敞。到了朋友亲戚的家庭旅馆,刚下车,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的一股咸咸的味道,朋友说海就在300米外的城边。来不及整理行装,就被热情的山东人迎进了餐厅,还没落座,就先惊喜,桌上堆陈着一盘盘的海鲜,对虾、海肠、海螺、鸟贝、鲍贝,有些是我没见过的,有些是大得惊人的。都说北方的海比南方的海更清、更净、更深,也许正因为如此,才养育出如此肥硕的海产品。

在蓬莱的三个早晨,都吃的海鲜小面,浓浓的汤,细细的面丝,就着腌的、拌的各色小菜,非常爽口。海鲜小面的受欢迎程度也让人惊讶,因为价廉物美,常常是买面的人排着整齐的长队,让人感觉像是回到了凭票购物的年代。

蓬莱的天特别蓝,连着几日,一直是晴好的天气。海就在城边,海风温柔地吹在脸上,还没到海边,早已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。极地海洋公园就在海边,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堂,像北极熊、大白鲨这样的珍稀动物也有,只是这些庞大可爱的动物,愉悦了观众,却约束了自己。

蓬莱阁自然是此行最想见识的地方,想像中的蓬莱阁应该是高大雄伟的,亲近它时才更加感觉到它的精致和优雅。如江南园林般的层楼重阁,神仙云集的庙殿,参天挺拔的古树,还有“八仙过海”的传说,都给蓬莱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阁的海拔不高,站在面临大海、门窗洞开的避风亭处,听海风呼啸,读诗文刻石,看黄渤海分界线。湛蓝的大海上,一艘艘快艇满载着欢呼的游人,泛起一层层快乐的浪花。

起早到码头乘渡轮去长岛。长岛被誉为八仙的故乡,是古代帝王寻求长生不老仙方的向往之地,白居易“忽闻海上有仙山,山在虚无缥缈间,楼阁玲珑五云起,其中绰约多仙子”一诗写的就是长岛。导游对长岛人富裕、悠闲生活,以及美丽的海岛风情的描述,不禁使人对长岛人过着如神仙般的日子心生羡慕。下到北长山岛最北端九丈崖底,听惊涛拍击沧桑伟岸的海蚀崖发出的巨响,看欣喜的人们伸展双臂仰天呼喊,人的激情似乎就在瞬间释放。大自然是那样的奇妙,它可以让你忘情地融入其中,忘却俗世的烦恼。

在月牙湾看潮汐,在海滩边捡贝壳,在崖缝里寻寄居蟹,大海宽容而深厚的情怀感染着我们,宽广而神秘的大海在带给我们无数欢乐的同时,也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。儿子在日记结尾处写道:“如果有机会,我还要再访蓬莱。”这也是我的心愿。



永均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50

这次爆炸让我们整个报道组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,领队潘林华马上召集我们开会,大家商量如何应对。但接下来的几天,意外平静。直到2013年3月19日,我们的《伊战十年》专题片制作进入收官阶段时,没想到,一段爆炸的画面竟会意外地撞入我们的镜头。

3月19日,我们决定在饭店房间里偷拍对面的“绿区”。因为纪录片最后一集《伊拉克的未来》涉及到对“绿区”的报道,但我们几次去“绿区”,都没有获得拍摄许可,没有出镜的画面。而我们住的喜来登饭店,在底格里斯河东岸,“绿区”在河西岸,开窗即可拍到“绿区”,此前,摄像荣欣曾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余晖,给我们惹了个麻烦。

那天,荣欣采访回来,正好赶上夕阳西下,底格里斯河波光粼粼煞是好看。他一下子有了创作冲动,就把摄像机架在房间窗口上,设定了“逐格拍摄”,然后

和我们一起在房间里商量工作。

突然,有人用力地敲门。一开门,只见饭店经理带着五六个人,脸色铁青地站在门口,开门见山问道:“你们是不是在拍对面的‘绿区’?”我们答道:“是的,我们在拍一个落日的镜头。”经理声色俱厉道:“我们接到对面的电话,说有人在瞄准‘绿区’,让我们赶紧过来检查一下,必须立刻停止。否则对岸就会派人来收拾你们。”

荣欣赶紧把摄像机拿下来,将拍摄的画面倒放给他们看:“你们看,拍的确实是落日的镜头,没有拍‘绿区’,没有瞄准某个具体位置。”他们检查过以后,表示会向对岸汇报。他们走后,荣欣长舒一口气,惊魂未定道:“咱们在这儿拍,对面能看到?”

我说:“废话,对岸都是什么人?美国大使馆,那是吃素的!你那摄像机的镜头一闪一闪,用肉眼就很容易发现了,更不用说高倍望远镜之类的设备了。”

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,或许不再是萨达姆独裁统治下的高压,或许现在的政府是为了反恐为了安全,但今天的伊拉克,依然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眼睛高度监视下的国度。为了能顺利地在酒店房间里拍到“绿区”,我们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。首先关上窗户,我拿着我们制作的“绿区”示意图,向观众解说。然后,打开

百叶窗,镜头在外面扫一遍,我配合着解说,哪里是总理府,哪里是共和国宫,哪里是美国大使馆。迅速拍完后,再通过三维动画进行演示。

3月19日早上,荣欣架好机器,我站在百叶窗前,拍了一遍感觉效果不错。荣欣提议再来一遍,以便有个挑选。我又按流程把“绿区”介绍了一下,然后说:“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扇百叶窗,看看对面的‘绿区’。”就在我把百叶窗拉开的一刹那,河对岸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,尽管隔着一条河,那声音依然震耳欲聋。

荣欣马上把镜头移过去,我们透过画面看到,上周发生爆炸的地点附近,又有一股浓烟升起来了。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很快出现,不到10分钟,警车的警笛声,救护车的鸣叫声,纷纷响起,奔向“绿区”。

我和荣欣面面相觑,一阵狂喜,完全没想到,会碰巧拍到这么珍贵的画面。这让我想起1998年的经历,我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站在楼顶,正在报道美军“沙漠之狐”对伊拉克的轰炸,突然感觉身后有点不对,一扭头,一道亮光袭来,一枚导弹就从我脑袋后面飞过去了。后来在巴勒斯坦、在阿富汗也曾遇到类似情况,但没想到十几年后在巴格达,又有这样的际遇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晓燕